

「五省聯帥」孫傳芳

張樸民

居士林·蒲團上·一陣槍響

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，天津市突然發生一宗轟動全國的大血案，被殺者乃是當年雄據東南，號稱「五省聯帥」的孫傳芳，刺客則係一位三十左右身手矯健的佳麗，她名施劍翹，安徽桐城人，山東省立女子師範畢業，施劍翹的父親施從濱曾任師長兼廬州鎮守使，綽號狗肉將軍的張宗昌時任山東軍務督辦，施從濱爲幫辦。

當血案發生時，息影天津的孫傳芳，正在佛教居士林端坐在蒲團上默默誦經，施劍翹從後一連數槍，孫傳芳即當場畢命。事後施劍翹聲言爲父報仇，從容不迫的向軍警當局自首，並當場賦詩一首；中有「劍翹求死不求仙」之句，以示必死的決心，神態豪放大有巾幘英雄的氣概，當時曾博得不少國人的同情，國民政府也以她孝行可憫；於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明令予以特赦，不久施劍翹便被釋放，抗戰期間曾到大後方參加軍中救護工作。

（一九三五年）山東泰安人；生於光緒十一年農曆三月初三日，寄籍直隸保定（今河北清苑縣），幼時先在私塾攻讀，因父親早逝而事母至孝，其爲人則機警陰瞞胸有城府；野心大而善取巧，嘗以漢高自況，後投筆從戎考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師範科肄業。因爲家境寒素，端賴每月三兩一錢餉銀以仰事俯蓄，他母親病逝時四壁蕭然無以爲殮，幸有同班學友楊文禮，李濟臣（倬童），張文卿，周近仁四人各捐一月餉銀，以爲裝殮殯葬之資；他們四人並共同爲之置棺安葬，孫傳芳當然萬分感激，因而與這四人結爲金蘭之交。

孫傳芳在保定陸軍速成學堂肄業時，對於學業頗爲勤奮，卒業時以成績優異；被保送入日本士官學校第六期肄業。光緒三十四年冬畢業歸國。先在袁世凱所訓練之北洋新軍第二鎮王占元屬下任督練官及管帶（營長）；入民國後始洩升至團長，混成旅旅長，民國九年升任陸軍第十八師師長，仍受兩湖巡閱使兼湖北督軍王占元之節制。孫傳芳的野心甚大，雖已官拜長江上遊總司令，以尙未能躋身於封疆之列，自然難以滿足；時思有機以乘，王占元垮臺，當時繼任湖北督軍的是吳佩孚的嫡系蕭耀南，孫傳芳深感無法染指。

民國十一年十月廣州軍政府之粵軍許崇智會同閩軍王永泉部，驅走了閩督李厚基，李因不甘失敗而向蘇督齊燮元求救，此時齊燮元正與浙督盧永祥為爭奪淞滬地盤而明爭暗鬥；不惜以大批餉械接濟李厚基同閩反攻，仍然連戰皆北，孫傳芳看中了這一條好出路，便自告奮勇的要求援閩，得到吳佩孚的首肯便由鄂西率部出發，假道浙贛邊境入閩，以所部旅長周蔭人打前鋒，計自十一月十二日出兵，十二年三月六日攻佔閩北重鎮延平；北京政府便任命孫傳芳為福建督軍。

開府南京儼然南面王

孫傳芳開府福建躋位封疆，雖然如願以償，但此時福建境內仍極複雜：初欲誘閩軍旅長臧致平，楊化昭以制王永泉未成，終以周蔭人之力戰將王永泉驅出福州，又將臧楊兩部驅入浙境，周蔭人立下大功被任為軍務幫辦，但功高震主，十二年五月北京政府遂任孫傳芳為閩粵邊防督辦，升任周蔭人為閩督，一山難容二虎，孫傳芳亟欲向浙江發展以獲得更多的地盤；何況孫隸屬於曹錕吳佩孚之直系，浙督盧永祥則為頑果僅存的皖系，因而更加勢同水火。

民國十二年九月一日，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齊盧江浙之戰終於爆發了，起初是盧永祥節節勝利；不意孫傳芳先指責盧永祥不應收容叛將臧楊，繼則揮軍進攻浙境；一舉而佔領衢州，盧永祥腹背受敵，後路遭受重大的威脅，終於十月間放棄浙江，通電下野亡命日本，北京政府令孫傳芳為浙江督軍兼浙閩巡閱使，這時直系吳佩孚等人擁立

的曹錕已賄選總統成功，並於十月十日勝沐而冠；孫傳芳既奄有浙閩兩省地盤，雖然躊躇滿志仍對曹吳表示效忠，自然曹吳於孫亦愈加籠絡。

民國十三年九月十七日，第二次直奉戰爭爆

發，直系因馮玉祥之突然倒戈，曹吳一敗塗地，

曹錕被幽禁於北京，吳佩孚狼狽南下，先後困居鵝公山、黃州、岳州、張作霖與馮玉祥等擁護段祺瑞出任所謂中華民國臨時執政，孫傳芳雖為直

系，為確保地盤亦不得不通電表示擁護，蘇督盧永祥原為皖系大將，為報仇雪恨捲土重來，由段祺瑞任為蘇皖宣慰使兼江蘇督軍，會同奉軍張宗昌部南下，驅走直系蘇督齊燮元，報了一箭之仇

，孫傳芳在浙江大有唇亡齒寒之憂，一度與齊燮

元組織浙滬聯軍，共謀抵抗盧永祥及奉軍，後經

段祺瑞派親信吳光新為之調和，與奉軍訂立和約

，兩軍均由上海撤退，繼續承認孫傳芳督浙，周

蔭人督閩，落空的齊燮元只好流亡日本。奉軍張

宗昌由滬後撤，由段祺瑞任為山東督軍，局勢暫時安定下來。

民國十四年五月三日上海發生「五卅慘案」

；工人為反英日而罷工，商人學生亦罷市罷課為

後援，張作霖以維護淞滬治安為名，六月間派張學良、姜登選等率軍南下，並委邢士廉為戒嚴司

令；淞滬重入奉軍的掌握，孫傳芳因而大起恐慌

，為確保地盤不得不大修戰備，八月二十九日段祺瑞改任楊宇霆為江蘇督軍，姜登選為安徽督軍

，孫傳芳恐奉軍在南方日久勢力鞏固，十月十日

以大演習為名趁奉軍立腳未穩之際，來個先發制

人，聯合陳調元、鄧如琢等組織浙、閩、蘇、皖

贛五省聯軍，自稱總司令，分五路向蘇皖境內之奉軍發動攻擊；十六日攻佔上海，楊宇霆、姜登選以戰線過長實力單薄，不得不倉皇向徐州撤退

，十一月七日奉軍再退出徐州；孫傳芳亦適可而

止不再追擊，孫傳芳在津浦路沿線追逐奉軍，與

張宗昌部下師長施從濱激戰於蚌埠以北之固鎮橋

；施從濱於此役被孫傳芳俘獲就地槍決，種下了

日後在天津被刺殺的禍根。

孫傳芳與奉軍作戰大獲全勝後，奄有東南富庶之區的浙、閩、蘇、贛五省，成為直系的

新巨頭，開府南京儼然南面王；自兼江蘇總司令

，由鄧如琢為江西總司令，周蔭人為福建總司令

，盧香亭為浙江總司令，陳調元為安徽總司令，

陳儀為徐州鎮守使守備第一線，此時孫傳芳向奉

方表示以徐州為界決不北犯；張作霖、張宗昌亦

表示不再南侵，大有盡棄前嫌言歸於好之意，各

方以孫傳芳實力强大如日中天，多尊稱為「聯帥」

或「馨帥」，段祺瑞對孫傳芳亦曲意拉攏，延攬

其總參議楊文愷為內務總長，孫傳芳亦欲休養生息勵精圖治，抬出江蘇名流陳陶遺為省長，設置

淞滬商埠督辦公署，聘著名學者丁在君（文江）

為督辦，（即今之上海市長），自行創辦國立政治大學（非今日之政大），聘請張君勸為校長，

其勢力範圍內一時到也有點昇平氣象。在南京創辦一所金陵軍官學校，培養軍事幹部以備擴充實力。

北方之張作霖與馮玉祥聯合推倒曹吳後，雙方為爭奪地盤衝突日劇，且均對段祺瑞不滿，國民軍將領鹿鍾麟等甚至欲驅逐段祺瑞釋放曹錕以

迎吳佩孚；吳本人因頓岳州亦不甘寂寞，於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，忽又號召舊部，自稱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，在漢口查家墩設立總部，所謂十四省乃將孫傳芳之五省包括在內，孫表面上爲表示對這位老上司恭敬，實際上甚爲冷漠；因羽翼已成實不作再作吳之部屬，孫傳芳此時以三國時代的東吳自況，稱霸東南雄視全國，實爲侷促鄂西時始料所不及；十三年二次奉直戰爭時，吳佩孚所討之「逆」是張作霖，其後又與昔日之「逆」一合作討昨日之友馮「賊」玉祥，吳佩孚之由心腹變爲叛徒的湖北督軍蕭耀南暴斃了，遂以湖北爲基地，派部將寇英傑，斬雲鶴由平漢線向河南進攻，先與河南境內之國民二軍岳維峻部戰，繼又與河北境內之奉軍戰，最後反與奉軍合作進攻平綏路南口之馮玉祥部國民一軍，究竟敵乎友乎令人撲朔迷離。

變成了「無」省總司令

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，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，最初作戰方針是先消滅湘鄂之吳佩孚勢力，對張作霖則暫不敵視，一面拉攏孫傳芳要其參加革命戰線，蔣總司令曾派何成濬赴南京與孫傳芳談判；因何與孫傳芳係日本士官學校同學，且與孫部大將盧香亭爲好友，詎料孫傳芳此時欲坐在高山觀虎闌，希望革命軍與吳佩孚兩敗俱傷；坐收漁人之利，吳雖迭次請孫出兵支援，孫傳芳表面恭順電報均稱吳爲「我帥」、就是按兵不動，吳佩孚在北方又忙着與奉軍合攻南口，及至南口攻下趕到湘鄂前線親自督戰，革命軍已攻下

長沙直薄武漢，汀泗橋賀勝橋兩役吳軍大敗，革命軍勢如破竹一舉而下武漢，吳佩孚退到河南南陽跋涉千里，到四川托庇於楊森渡其流亡生活。

命軍勢如破竹一舉而下武漢，吳佩孚退到河南南陽跋涉千里，到四川托庇於楊森渡其流亡生活。

內意見複雜，爲了促成團結而宣佈下野，革命軍由徐州向南撤退。

民國十六年六月十六日，張作霖在北京組織國民革命軍進兵武漢之同時，又分兵進攻閩南與贛西：對孫傳芳採取大包圍戰略，孫軍先在修水銅鼓大敗，十一月初相繼佔領南昌九江，東路的革命軍亦由福建一路以雷霆萬鈞之勢攻抵滬杭，孫傳芳由長江湖口武穴敗退到南京，革命軍節節向南京進逼，孫傳芳之部屬陳調元，周鳳岐等都已向革命軍投降，孫看見大勢已去，不得不在南京未陷之前微服北上：求救於昔日之敵的張作霖張宗昌，企圖作垂死的掙扎，孫向張作霖游說：「國民黨內部不一致，蔣氏又下野，日本出兵濟南阻止北伐，東三省兵糧足，一定可以抵抗革命軍，」張作霖竟爲孫傳芳說動了，將奉、孫、直、魯各部隊統編爲「安國軍」，張作霖自任總司令，吳佩孚孫傳芳分任副總司令，孫傳芳俯首帖耳的成爲張作霖的附庸，這也是北方殘餘的軍閥最後一次大結合。

民國十六年三月間，革命軍克復南京，長江以南盡入革命軍勢力範圍，又於六月間攻佔徐州，由武漢出發的革命軍亦佔領鄭州；但是革命軍所建立的武漢國民政府，受了俄國顧問鮑羅廷，羅易等之控制，欲以共產黨取代國民黨、並極力排斥革命軍最高統帥蔣總司令、蔣總司令爲了反共不得不在四月間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；這便是「寧漢分裂」的局面，南京發動清黨運動，六月間武漢亦隨之清黨，驅逐了俄國顧問及共黨分子，九月間寧漢合作改組國民政府，蔣總司令以黨

斷京滬聯絡，因而龍潭一線爭奪異常慘烈，雙方死傷數萬人；真是橫屍遍野江水盡赤，孫傳芳孤注一擲未能得逞，只好豕突狼奔，最妙者一路上孫傳芳仍以浙、閩、蘇、皖、贛五省聯軍總司令名義大出安民佈告，各地民衆多將五省聯軍之「五」字塗改爲「無」字，也是對孫的一大諷刺。

民國十七年一月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通電復職，下令各軍由平漢津浦兩線繼續北伐，四月二十七日擊破孫傳芳與張宗昌聯軍，五月初攻抵濟南；雖然日本出兵造成「五三」慘案，國民政府一面對日交涉，一面繞道濟南兩側繼續揮軍北上，張作霖看見大勢已去，遂決定放棄北京，六月四日張作霖專車由北京返奉天（瀋陽），下午經過皇姑屯時，爲日方預埋之地雷炸死，事前雖獲此項情報，張不置信，張學良楊宇霆秘不發喪，得此消息，張學良楊宇霆秘不發喪，

